

偵探小說

無名之尸

宏文圖書館印行

伯林小說

無名之尸

志文齋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三版



代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漢口四官殿
廣州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長沙南陽街

大東書局

譯述者 劍虹氏

發行者 上海宏文圖書館

印刷者 上海宏文圖書館

偵探小說無名之尸（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偵探
小說

無名之尸 目錄

第一章 瑪腦路

第二章 突如其來之尸體

第三章 包威廉

第四章 梅思蘭

第五章 中計

第六章 傳默

第七章 包皮角智

第八章 訊證人

第九章 官報

第十章 情書

無名之尸 目錄

第十一章 包皮再會

第十二章 被逮

第十三章 入獄

第十四章 拒婚

第十五章 奏樂

第十六章 偕遁

第十七章 口供

第十八章 案讞

偵探
小說

無名之尸

美國查普霖原著

中國劍虹氏譯述

第一章 瑪腦路

巴黎地方。一箇很大的曠野外。有箇瑪腦市。和華雅市相近。瑪腦市南邊。有一條瑪腦路。極其冷靜。住屋有二十多家。惟第十三號簡陋又狹小。建築也很粗率。所以比不上左右的大屋。但裏外粉飾。卻也十分光潔。室有四層。每層有三箇窗子。故日間房裏。能容納很充足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對面是德芳旅館。住客外國人最多。瑪腦路上。整日沒得車痕馬跡。就是最繁盛的時候。經過的馬車。也是很少。這種幽靜。誰不愛居。

進十三號門。就有一箇幽暗的小客座。爲白泥邇夫婦最潔淨的座位。白泥邇少壯時。是一箇軍人。現在已頽唐老了。婦年也有六十。她一雙紋綳的老眼光。

線很銳。行動也很健全。他們全家得享清福。都是老婦一人造的。住下層的。就是馬旦。馬旦壯時。也是箇軍人。得過甲必丹的職位。他的左手。戰時被敵兵砍去。後來國家給他很多的撫卹金。他性情好動。每飯後。必到華雅散步。或到近邊的酒館。和往時同伍的老友談天。歸時必與白翁行軍人禮。十年如一日。真所謂久而敬之。行禮時。他倆壯年豪氣。髭鬚還在眉梢眼角。二層住的是賽畢西夫婦。年紀皆有七十多了。性情很和藹。賽曾做過財政官。也得有國家撫卹金。雖不多。卻也能夠敷衍。有時還沽酒請客。三層本無住戶。四月以前。才有箇很美麗的女子。名貝納。初來時。穿一件白色的衣。新寡似的。看她眉眼。卻像懷了很久的孕。白夫人不高興。心裏想道。少年美貌。產期又近了。我一箇清靜室裏。從此要添許多煩惱。後牧師來說。他是新寡。沒有別的。白夫人不得已。就允許他在這裏住。并也有一種憐憫他的意思。貝納住在白宅。忽忽好幾月了。

白夫人看他性情溫和。又沒有一人來煩擾他。於是一種憐憫的意思。轉變爲敬愛。并恨相遇太晚了。

起禍的前幾天。貝納生了一女。牧師雇一看護婦。看護婦來時。還無什麼變動。這室頂上四層。一半是白氏庫房。一半是郵局職員戴梭住著。戴歸時很少。一星期只有兩三次。又無定期。但歸時多在夜半。故外門整夜不閉。內門由白夫人守候。戴歸敲門有暗號。用手敲鈴三下。再用指敲窗子兩下。白夫人知道是人。他便把牀前繩子牽動。那門自然開了。上樓只有一梯。梯在白夫人房後。可見白泥邇家裏。很清靜簡單。不過貝納產後。稍有變動。但白夫人總不嫌他。并且常爲照料。夜間睡時。必向貝納慰問。無事才睡。就是貝納的看護婦。或至親。也不過這樣。過幾天。貝納寒熱不分。白夫人慰問。更且密切。第二天。白夫人起身。剛開門。猛地裏聽見送牛乳的。和賽畢西的呼聲。夫人跑上樓探看。上了二層。

不敢再上。心裏鹿撞也似的。原來三層樓梯上。死了一人。滿身淋淋的鮮血。夫人嚇慌了。很久。才出聲喊道。白泥邇。馬旦快來。他倆聽了。飛也似的上了樓。馬旦看過數次。說此人已經死了。再脫死者的衣服一看。四肢冰凍似的。是死了很久。又說。此人是被人謀害的。白夫人說。果然。馬旦說是看他身被兩刀。當時死者一脚插在梯子左邊欄裏。頭靠在第一級梯上。右邊頸傷還不凶。再看。是失了血。小腹一傷。比右頸更重。馬旦又把尸扶起來。仔細觀察。一刀還在腹內。刀很長。故陷在裏面。外邊僅僅看見一柄。

第二章 突如其來之尸體

白氏屋裏的尸。鬚髮灰白。身體俊偉。約莫五尺六七寸。衣服尙潔淨。年紀在六十左右。白氏夫婦。和屋裏一些人。都不識他是什麼人。白夫人說。昨夜戴梭歸時很遲。敲門和平日一樣。此外沒有別人。難道此人飛來不成。正在觀察時。看

護婦因貝納病還沒好。故早來。馬旦就將此事告知看護婦。并囑她莫告貝納。怕她聽了。又要加病。馬旦向白翁說。你快去告警察長。我告訴戴梭去。白翁說。好。這尸安在什麼地方。馬旦說。不要動他。看警察長驗後怎樣。不過十分鐘。白報告警察。已回來了。向馬旦說。戴梭說些什麼。馬說。怪極了。戴梭不在寢室。鑰匙還在鎖上。牀上并無睡痕。昨夜未回。白夫人說。不然。昨夜內戶。我親自開的。怎說沒有。馬旦說。有了。夫人引進的。就是惡人罷。白翁聽着。臉色霎時變了。說。唉。真的麼。天下事。可怕極了。

又過了十分鐘。警察長梅思蘭。和一箇醫生。一箇書記來了。梅辦事精細的。很進門。就使白翁閉門。斷絕閒人進出。當時左右鄰。都還不知。所以沒有人探看。梅和醫生上樓驗看。醫生驗過。就拔出一刀。刀從左邊戳進的。深有二十生邁。當大血脉管子斷了。梅使書記將死者身子和傷痕。一一記下。搜死者衣服。并

無信件。只有金法郎二百。銀法郎幾枚。由此可斷定不是因財而殺的。外有鐵錶一隻。機件壞了。指針位置。恰在十一時三十五分。想必是這時。死者倒在地。下撞壞的。由此又可斷定死在十一時後了。照醫生說。也是這樣。白夫人很悲痛的說。昨夜敲門。正是十時。聲音和戴梭一樣。那曉得是……梅使看護婦問問貝納。可聽到什麼影響。貝納說。我病中枯寂的很。故早睡。整夜未醒。沒聽到什麼。原來十三號的房間。構造奇得很。這外邊有什麼震動。裏面聽不到。裏面有什麼。外面也聽不着。貝納在房裏。就是醒的。怕也聽不到。戴梭昨夜未回。必到巴黎。梅使書記去探探。又使人把這尸搬到孤僻地方。就和馬旦上樓偵查去了。梅預備了鎗彈。倘遇兇犯。就拚與一鬥。馬旦也擎一鎗。上到三層。怕驚動貝納。就輕輕的走。怕她聽到腳聲。厭惡。梅忽停步不走。指壁上血痕。向馬旦說。看這痕跡。高低恰和死者相等。再看兩指所印的。照這血痕上觀察。有兩說。

一、死者逃跑時。兩手染血。二、兇犯追死者時。一手扶壁。一手牽死者的衣。手也染了血。所以才有這些濃厚錯雜的血痕。又在地下。見一布衣。白翁知道是貝納的。但前日還懸在架上。爲什麼弄到這兒。梅說。或者在三層樓上決鬥。這層除血痕。和白布衣外。沒有別的可疑。上了四層。梅使馬旦守着庫門。與白翁到了戴梭房裏。只見窗子閉的緊緊。煙囪又窄小。就是小孩子也不能鑽進鑽出。凶犯當然不能從此逃出。其餘的物件。皆整齊。牀上實在無睡痕。只有一椅稍動了。坐者隨着起身拖動似的。桌上紙也亂了。并落兩頁在地下。比戴平日佈置稍有不對。此外無疑。看過了。梅說。我對此室。很有疑惑。門都不鎖。是他的疏忽麼。再到庫房。觀察一回。下了樓。書記回來了。向梅說。戴昨晚因有公事。到波濤埠去了。同時大約在明後日。說完。引兩箇車夫。拉尸車一輛。將尸搬到別處。忽門外鈴響。辯護士和書記來了。梅就將此事從頭至尾說給他聽。又引他看

了一回辯護士說。你做事對的。不過快將尸搬到莫哥。給我一箇報告。我當與縣官商辦此事。說完走了。尸也搬上車了。梅就詳寫檢尸狀。在尸牒上題名。就是莫哥收尸牒。內容是。

我是一箇巴黎警察長。罷伯路易梅思蘭服務阿生那省。往莫哥驗尸所驗收這尸。死者年約莫六十。身長六十四。生邁當。頭髮灰白。額高眉黃。蔚藍色的眼。身有兩傷。（右脛小腹。）穿黑色背心。棕黃色的外套。還有領帶鞋。都是黑的。身有「E」兩字樣。就是三月四日瑪腦路十三號發見的。殺人凶器。和死者的鐵鍬金銀法郎。一一奉上。請書記檢收。連尸的兩人。勒虎和布置梅寫完。囑白翁隨時偵查凶犯。卽和書記醫生走了。連尸車也起行了。白宅陡遭此變。各各懼怕。以爲官廳倘無法偵破。莫須有三字。恐難免了。只有貝納還未知道。後來她漸好了。但總未十分全好。看護婦看他憂悶的很。常慰藉他。可

是他的憂悶。不但不減。轉增高了。抱著她的女兒。淚珠兒滾也似的。從頰下滴在她女兒臉上。女兒哭起來。她更哭的傷心。此事外人都知道了。并也很驚慌。看官長來了。又看運尸車。但門閉了。總沒一人看到。一會看的人。越來越多了。雖經白翁細細解說。然看的。還是圍上一層一層。過午了。白翁不耐煩。將門窗一齊關得緊緊。是怕人聲太雜。擾亂他的清寂生活。

第三章 包威廉

圍著白宅看的人。德芳旅館的最多。有一人。約莫三十歲。眼柳葉似的秀。看他的形容。很留心的聽。比別人更甚。他并不與人接談。他就是美利堅的人。有人誤他是英種的包威廉。包寓德芳旅館。還沒兩月。是新由他國來的。住旅館下層。靠窗一望。就是街心。他愉快的了不得。但他爲什麼要住在這兒。誰也不知道。看他說話行動。就是館主。也不知他的底蘊。只看他早出晚歸。究竟在外做些

什麼也一概不知。他更奇怪。平時簡直未來一信。或一箇朋友。他亦有時外出。整夜不歸。但總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他的錢看做糞土似的。就是買點什麼。也不和負販的計較。整日不喜。也不憂什麼。初來時。館主曾探問他過。他不答。館主也就不便再問。三月四日。包在白宅的門外。只聽有人說。刀子還陷在死者腹內。將搬到莫哥驗看。包聽了微微的笑。彷彿得了什麼。就回到旅館。他住的有兩間房子。一是讀書室。一是寢室。和鄰室只隔片板。板的中間一道舊門鎖著很久。門縫糊著白紙。紙破了。兩面都看到一點。包靠著壁子。扯去破紙。輕輕的聽了一會。又微微的笑。覺得自己揣的不錯。出了門。往華雅去。雇一車子。向車夫說。我到莫哥。車夫覺得很奇怪。然又不敢問。只顧飛也似的去了。片刻到了。包從窗外看見一尸在石榻上。預備檢驗的。又一少婦尸。頭被城垛子壓碎了。又一小孩子。被車子軋的。還有許多赤裸裸的尸。真數不清楚。尸衣挂在旁。

邊預備尸親來領的。包略略看過。才知道那尸還沒搬到這兒。進右門是書記室。過此室。是一間最幽靜的地方。陳設精雅。不比陳尸室那樣污穢。中間坐著三箇書記。作綠皮書包。看他有事。向近邊一人行禮。說我來是見書記官的。請代通知。猛地裏一人從後面說。我就是書記。包聽他說話洪朗。轉身就和他行禮。一看。年有五十多。眼帶銳氣。穿件黑衣。領上綻一寶石。包行過禮。說『先生。閱過瑪腦路白宅的尸牒麼？』是閱過。『我聽說此尸。沒得親舊。特來一看。也許爲我知道的。』說時。出一名片。書記看過。心裏不免有點疑惑。說那末你既來了。我且引你一看罷。到了陳尸室。守門的是箇青年。穿件灰色布衣。每日有定時。來此守尸。未進門。書記發一暗號。門開了。包略看一回。書記說。『驗看和解剖。是醫生的事。祕密得很。外人不得參觀。就是我也不能進來。』不錯。此事重大。當然祕密。』轉身又到一室。中有七箇錫箱。書記說。這就是藏尸箱。便開

一箱死者已經十多天了。皮肉如死時一般。是灌進防腐的藥水。故歷久不變。書記又說往時的尸都沒遮蓋。覺得不雅。所以我請大雅智醫生施用此法。以後莫哥才大有進步。尸體皆有號數。尸親領取。只要看號數便是。就是遷葬。也沒有臭氣。你今天親見了我國保尸法子。妙極了。倘把箱口閉緊。真不知此室藏有尸體。有時一孩子尸。醫生驗過。能判定是未出胎。或出胎後死的。再進一室。有攝影機器一架。連尸車一輛。書記指着說。若過期無人領取。先攝影。然後埋葬。若爲人所害的。就在進門時攝影。給醫生驗看。是處一尸。就是包所要看。的恰在攝影。光線很佳。正對着尸體。包正看得出神。書記說。『你果然認得此尸麼。』是。就是我要訪的人。我還有一段話說。向誰說呢。『先告我罷。再轉告警察長。』是。死者姓名。還沒知道。只知他的住址。若搜檢他室。必定知道。因爲他的室裏。必有書信。與他死時。很有關係。或者由書信裏面。得到凶犯的所在。